

现代京剧《红灯记》音乐琵琶声部的分析与研究

■王承植

摘要:现代京剧《红灯记》音乐,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是京剧音乐创作的一个独特类型。通过《红灯记》音乐中琵琶声部的分析,对琵琶与京剧乐器的关系,琵琶与管弦乐队的和声结合,以及其中取得的艺术效果做了初步的总结。提出了《红灯记》音乐创作琵琶的运用,不仅为琵琶和西洋乐器在音色、音量的有机结合上做出了新的尝试,同时也为20世纪70年代后琵琶同西洋管弦乐队的协作打下了基础,为后世的琵琶音乐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京剧现代戏 《红灯记》 琵琶 唱腔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戏曲界掀起创作演出现代戏的热潮。当时,作为民族戏曲代表的京剧走到了创作演出现代戏的最前沿。从音乐创作角度来看,京剧音乐的专业创作人员从建国初加工整理传统京剧音乐,到现代戏高潮时京剧音乐的革新创造,在遵循京剧音乐艺术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走上了全方位的改革道路,从而使我国京剧音乐的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现代京剧《红灯记》音乐正是这一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红灯记》乐队改变了传统京剧乐队的伴奏形式,在文场方面以“三大件”京胡、京二胡、月琴为基础,把“琵琶”作为中西乐器间的桥梁,配置了高胡、板胡、竹笛、唢呐等色彩性乐器同单管编制的西洋管弦乐队组成了中西混合乐队。作曲家在创作上根据剧情的需要尝试运用了西洋和声、织体、配器等技法将琵琶用于演奏和弦、琶音、快速音型模进、节奏型、过门主奏、唱腔跟腔等等音乐形式,全剧从序曲、幕间曲、对白音乐到唱腔几乎都融入琵琶。琵琶以它三个多八度的音域、丰富的演奏技巧、优美的音色及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在乐队中发挥了特有的作用,为琵琶在京剧乐队的发展打开了思路。

一、序曲、幕间曲中琵琶的作用

传统京剧的序曲、幕间曲一般根据剧情的发展和人物表现的需要,配以程式化的曲牌来演奏。这种伴奏模式能够体现剧种音乐风格,但在营造戏剧气氛转换戏剧场景方面有很大的不足,影响了戏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现代京剧《红灯记》序曲、幕间曲、闭幕曲

的创作则突破了这一规律,选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大刀进行曲》曲调作为了主题音乐。

序曲。在强烈的铜管乐器中加入有力的琵琶四音和弦扫拂,第6小节至29小节琵琶、弦乐组、木管组八度叠置,弱起渐强的16分音型上下行的急促进行,琵琶快速弹挑技巧的颗粒性与清晰度加强了整个旋律的音量。同时,琵琶最好音区的音色与中提琴、双簧管形成同度,音型的上行和下行渐强和渐弱的交替使该音区的音色硬化、紧张,使序曲富有战斗性、时代性。

“李玉和背交通员急上音乐”。琵琶紧张急促的快速三连音和木管组高音乐器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弦乐组小提琴、中提琴声部同奏主旋律,琵琶中高音区最有特点的音色和短促的节奏律动与管弦声部结合,赋予了音乐更强的颗粒性和弹性;第11小节作曲家变化了西洋交响乐队的常规作曲手法,用琵琶双滚指法演奏和音#D#G和小提琴I、长笛、双簧管共同承担乐队的和声声部,同时也作为乐队中的一个独立声部出现,琵琶这一乐器的介入使整体音乐具有了更强的表现力。

“李玉和、交通员对暗号音乐”。“三大件”、小提琴与长笛演奏八度旋律,琵琶最基本又重要的弹挑技法演奏快速连续的16分音型进行,固定伴奏音型的持续,描绘了交通员辨认假灯和真灯的不同情感,表现了紧张的气氛。

“说红灯音乐”。李铁梅念“爹给您带上围巾”背景音乐起,B大调转E大调由琵琶、小提琴、长笛等奏出主旋律并和“三大件”形成八度,第2小节进

作者简介:王承植,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戏曲音乐。

人速度和高胡形成了八度对话式的复调支声交替,乐队弦乐组拨奏作为伴奏背景,第11小节引入小提琴。这一段深情的对白音乐琵琶处于独奏位置,点线相连的弹挑、轮指技巧把抒情委婉、优美动听的背景音乐展示在观众面前。同时,琵琶处于中高音区最佳位置,声音圆润亲切,音色透明而松弛,伴奏背景与演员情感交融,整体音乐和谐、饱满。

“痛说革命家史”音乐。背景音乐弱奏突出李奶奶讲述革命家史情节,这是对白伴奏音乐中最常见的形式。第6小节琵琶、月琴、弦乐组、大管奏出了传统琵琶武曲《十面埋伏》急促的片断音乐。23小节第2拍琵琶和月琴以连续的八分音符进行担任旋律主奏,它们形成八度共同把文场音乐统一为一个整体,其它乐器作为伴奏音型出现,奔腾激荡的旋律更加完美地塑造了人物的舞台音乐形象。

二、琵琶与管弦乐队的和声结合

传统京剧乐队文场伴奏大多以横向旋律线条为主,《红灯记》乐队文场伴奏为了扩大京剧音乐的表现力,深刻体现唱腔情感,准确塑造音乐形象,描写环境、渲染气氛,探索着琵琶与管弦乐队的和声、织体纵横结合的表现形式。

铁梅唱腔“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乐曲开始弱起慢速较自由地,双簧管、单簧管奏旋律,琵琶间接地四次演奏连续交换上行的和弦琶音后,铁梅唱【西皮散板】,整段【散板】琵琶用了6个不同的四音和弦琶音,进入中速【原板】时琵琶低八度和“三大件”同奏旋律;当铁梅唱到“打败鬼子兵”时,琵琶用大三和弦演奏前后半拍,后16分音符的节奏音型;铁梅唱到“我想到,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时,琵琶演奏弱拍起的分解和弦;“爹爹挑担有千斤重,铁梅你应该挑上八百斤”,琵琶小扫指法演奏八分附点大三和弦加强了乐队的音量,急扫拂指法演奏大三和弦延长音,音乐结束时琵琶用轮指在高音区演奏渐弱的单音B、A、#G、F。

李玉和唱腔“雄心壮志冲云天”。主题音乐用了功能性和声,开始中速较自由,第4小节琵琶强拍上滚奏大三和弦和乐队形成节奏性转换的重点,第5小节第2拍和“三大件”进入旋律,这里琵琶不仅兼配了乐队中的和弦效果又担任着和“三大件”结合的旋律线条进行。第16小节至20小节琵琶快速单扫和扫拂指法演奏大三和弦,加强了乐队的重音分量,特别是“高音上的变化大和弦,突出表现了李玉和大义凛然的正气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当奔腾激越的快速音型进行到17小节时,减七和弦的出现使色彩急剧变化预示了恐怖险恶的环境,为李玉和的出场做了有力的烘托和铺垫^①”。进入【二黄导板】“狱警传”时,琵琶连续的三和弦快速扫拂把音

乐推向高潮,然后在大段的过门中,琵琶由单音转换为和弦,并伴随着渐快的节奏和点式重音;进入【回龙】唱到“雄心壮志冲云天”时,琵琶和弦乐组、木管组结合,琵琶铿锵有力的扫拂指法演奏连续的4音和弦,使乐队声音层次分明,色彩纵横交织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这一段高亢明亮的声乐与器乐的结合渲染了舞台气氛,把李玉和对美好未来的畅想和坚信革命必胜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

铁梅唱腔“仇恨入心要发芽”。过门第1小节速度自由,第2小节琵琶连续四个I级、II级、III级、IV级的和弦级进,紧接和弦扫拂再接3个三和弦快速扫拂,集中表现了铁梅对敌人的仇恨情绪并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当铁梅唱【西皮导板】“提起敌寇心肺炸”后,乐队进入过门琵琶快速的单扫三和弦和铜管声部合为一个织体层作为节奏,琵琶和铜管结合加强了节奏的律动,铜管乐器的金属声和浑厚的音色与琵琶扫弦音色的结合,使乐队音色得到很大的改变,快速节奏的音乐既有力又急促,整体音响紧张而不松散,把铁梅对日寇仇恨的情绪和坚决完成先烈遗志的信念充分得表现了出来。

三、琵琶同“三大件”的关系

传统京剧乐队文场的主奏乐器由京胡、京二胡、月琴、小三弦“四大件”组成,它们虽然有京剧的独特风格特征,但京胡、月琴、小三弦为高音乐器,音色显得单调尖噪。因此,《红灯记》乐队保留了传统乐队的“三大件”,加入琵琶等民族乐器组成中西混合乐队,作曲家力求从力度、明暗度、音色的厚度等方面给“三大件”以支持。琵琶在唱腔伴奏中虽不是主奏乐器,但它凭着乐器独特的音质同“三大件”一起托腔,既完成了伴奏的职能,同时,更好地完成了舞台音乐形象的塑造。

铁梅唱【西皮流水】“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见谱例1、2)谱例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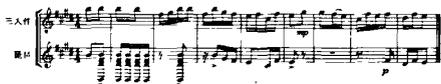
铁梅念白后琵琶比“三大件”低八度演奏中快过门至唱腔“还要亲”琵琶声部停,当演员唱到“奥妙”时琵琶加入4小节的长音用长轮技法演奏弱起渐强的单音旋律F、A。琵琶声部的介入,拉宽了“三大件”的音区。紧接着琵琶用小扫拂指法演奏三和弦与弦乐组形成了混合音色,突出了“三大件”的音色和这一段音型的颗粒性。谱例2:



“猜出几分”至“红亮的心”,琵琶同“三大件”

跟腔的同时强调了主音和弦的八度应用。这是一段传统唱腔和现代语音结合的脍炙人口的新唱腔,刻画了铁梅既天真活泼又善于思考问题的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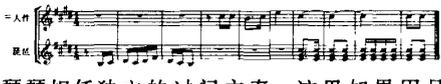
李玉和唱【西皮二六】“浑身是胆雄赳赳”(见谱例3、4、5、6)谱例3:



琵琶演奏4音和弦,“三大件”和琵琶密疏之间的2对1,4对1的节奏既突出“三大件”又突出了作曲技法,琵琶在音区上和“三大件”形成了一个双八度的关系。由于琵琶的四弦处于低音位置,所以使“三大件”尖噪的音色得到了软化。32小节琵琶弱起渐强的4分音符滚奏和“三大件”16分音符的交替,点线结合抓住了戏曲的伴奏特点。谱例4:



第一小节琵琶用滚演奏三和弦作为背景使“三大件”音色具有更强的厚重感。谱例5:



琵琶担任独立的过门主奏。这里如果用月琴演奏,音域比琵琶高八度,从音高和音色上并不能与弦乐很好地融合,琵琶中音区优美的音色既有月琴的颗粒感又能和弦乐音色融合在一起,填充了“三大件”音区、音色上的不足。

谱例6:



从“小铁梅出门卖货”至“奶奶分忧愁”这一段,琵琶在圆润饱满、透透明亮的中高音区上和“三大件”同度演奏主旋律,更好地表现了李玉和临行时的镇定沉着和他对党的忠诚、对家人的关心。

铁梅唱【二黄原板】、【快板】“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见谱例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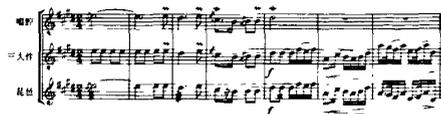
“三大件”停两小节,琵琶和双簧管、小提琴跟腔,抒情优美的音乐表现了铁梅对父亲的深厚感情。【快板】“我爹爹”至“英勇的共产党”、“红灯高举”至“打不尽豺狼”,琵琶比“三大件”低八度演奏旋律,富有颗粒感和弹性的音乐塑造了李铁梅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李玉和唱【二黄二六】“党叫儿做一个刚强铁汉”(见谱例8)



这是参照【西皮二六】的板式而创造的新板式,“三大件”跟腔琵琶强拍上用小扫演奏三和弦加强重音,同时在节奏律动上和“三大件”形成对置,使唱腔的透明度得到突出与加强,不同节奏节拍的交错应用,增强了音乐刚健有力、一泻千里的氣勢。

铁梅唱【二黄快三眼】“光辉照儿永向前”(见谱例9)



琵琶和唱腔在一个旋律线条上,“三大件”作为伴奏乐器起到了垫腔的作用,并且极富律动感。唱腔中琵琶除几小节的独立伴奏形式外,其他均同“三大件”一起作为主奏乐器跟腔,由于琵琶丰富的技巧和多层次的音色变化,使它在这一段唱腔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从这个例子上可以看出,琵琶的特性决定了它在京剧乐队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其它乐器取代不了的。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研究:1. 现代京剧《红灯记》音乐的创作,在运用京剧乐器“三大件”的同时,使琵琶音色、技巧、表现力的独特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丰富了京剧音乐的伴奏,为琵琶在京剧乐队中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尝试。2. 琵琶与西洋乐器在音色、音量的有机结合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为20世纪70年代后琵琶同西洋管弦乐队的协作打下了基础。3. 《红灯记》音乐产生在“艺术为政治服务”的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这个时期也正是琵琶独奏艺术作品较少的时期,琵琶在京剧《红灯记》音乐中所处的地位,为后世琵琶音乐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现代京剧《红灯记》的音乐问世40年了,它在音乐上的创新和探索对当今琵琶演奏仍是一个挑战。《红灯记》音乐中琵琶演奏只是用了传统琵琶左右手技巧,但是,如何使琵琶的传统技术得到充分的拓展和淋漓尽致的体现,对于不同板式的唱腔,琵琶怎样以乐器特有的音色和表现力,同“三大件”默契配合、更好地起到承上启下、跟腔裹腔和增强乐队伴奏层次等作用,应该成为琵琶教学、演奏中要长期探索、研究和实践的课题。

注释:

① 张泽伦:《京剧音乐的里程碑——论样板戏的音乐创作成就》,北京:《人民音乐》,1998年第11期22页。

(责任编辑 李 锋)